

贾宝泉

人生，从序走向跋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贾宝泉

人生，从序 走向跋

○

四川文艺出版社
一九八九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廉正祥

封面设计：任兆祥

版面设计：李 军

书名 人生：从序走向跋

作者 贾宝泉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成都盐道街三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89年12月第一版

开本 787×960 1/32

1989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张 6.5

印数 1—2,000 册

字数 110 千

ISBN7-5411-0494-9/I·457

定价：2.25元

内 容 提 要

作者人生的序开始在华北平原的小村庄，这位乡村少年沿故乡的小路，一步步走向广阔的人生之旅：他在海河之畔读大学，他在军营里站岗，他在文学园地里耕耘……对故乡，对亲人，对乡邻，对旅途中偶然的邂逅者，他都充满爱心。他的作品既有深沉细腻的韵味，又有粗犷豪爽的气势，并且蕴含人生哲理，是物我一体的性灵感应篇，描画出大千世界相亲相怜却又充满坎坷的世态与人情。

目 录

故乡，我的序.....	1
落日篇.....	9
故乡的小路.....	13
螺旋里的岁月.....	20
故乡，有一个卖菜的少年.....	25
奶奶的坟茔.....	31
撷自那片芳洲的清供.....	37
柳 兰.....	48
柳条儿.....	51
“洞天福地”走红尘.....	56
小女儿.....	65
童侣自远方来.....	72
● ●	
看喷泉.....	75
再看喷泉.....	81
春风一缕先度.....	85

依依塞上情.....	90
我怀想最初的年轮.....	95
寄人.....	103
愿逐月华流照君.....	107
位置篇.....	111
奋击的羽翼.....	116
行吟篇.....	119
星河流经这里.....	124
祖树赋.....	128
涉江吟.....	134
逝川吟.....	139
• • •	
石头城下.....	148
月轮高.....	155
浪井听浪.....	160
湖口说湖.....	166
水西湖的钥匙.....	171
山径·心径.....	176
雪落黄河.....	184
愿作你的臣民.....	187
山下是水色.....	191
走出地平线.....	197
• • •	
我与散文(代后记).....	200

故乡，我的序

客居异乡的人，都爱萦念自己的故乡，离开故乡愈久，思乡之情愈重。我也是。

在华北大平原的南端，有一个小小的曲周县，那条又细又薄的滏阳河在这里弯了个弯儿，就急忙扑向子牙河恋爱去了。河拐弯的地方，静立着一座不知从哪个朝代就有的小村子，寥落十数人家。这个小村子，便是我人生的发端，写作生涯的序。

县志上说，晋设此县。然而设县以来，竟然没有养育出几个能长生在人们心中的大名人，历史白在这里活过了千余年。虽然也出过几个进士，大抵他们生时没有做过多少有益家国的盛事，故而只配在发霉泛黄的县志里注个名字。据说明朝时城里倒是出了个王三官，中过状元，官至八府巡按，当属风水有虎龙之气的望族了。偏偏他的后代不准别人说起他们祖上的荣华，后来问明了原委，才知道那

王三官就是王景隆，又名王金龙，与名妓玉堂春你恩我爱，在当时就被视为下贱不肖，他的后代自然也以此为耻。解放前有年县里唱《苏三起解》，风传当夜王姓族人与剧团动了干戈。“文革”中好事者掘开了王三官和苏三的墓，据说那苏三依然衣被锦绣，面若傅粉，风流秀丽，美艳如生，引得数十里外的男、女老幼箪食壶浆，相携前往，如看外星人一样新鲜。这事只热闹了不长时间，便归于寂寞。其实那墓里长睡的果真是谁，城里的王三官人是不是与苏三相好过，也没见哪位行家一语定乾坤。

而我那小村里，名气最大的要数我的爷爷了。他年轻时在城里教私塾，出息过几个成气候的弟子，学董们便集资制作了刻有“绩著精勤”四个草体大字的木匾挂到我家门上。从此，爷爷就成了方圆十来里路的小名人。正当他继续用竹板沉重地拍击弟子们的手心，发誓再“拍”出几名得意门生，再挣来一两块木匾时，芦沟桥的炮声终于淹没了他抑扬有致的讲读声，滴血的太阳旗复蒙了写着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的黑板。他果决地揖别了年轻情笃的奶奶，只身负笈远游，企图寻到一方能实施他教育救国宏愿的角落。但是他终于失望了，灰心了。在邯郸以北的黄粱梦，老人家想起了当年卢生凭借吕洞宾的宝贝枕头，梦见自己位极人臣，享了四十年荣华富贵，醒来一钵黄粱尚未煮熟的故事，也期盼

在人生的长途得遇一场好梦。他哼哼唧唧摆起了斯文：“四十年间公与侯，虽然是梦亦风流；如今落魄邯郸道，来向先生借枕头。”

这诗，可怜，可笑，更多的却是可悲，可叹。斯时庙宇残败，荆莽摇瑟，狐兔出没，吕洞宾泥塑缺鼻少眼，燕雀缘耳筑窠，老神仙自己尚且冷对蛛丝蓬窗，独守凄凉，连一记好梦都不能留给自己，如何会有宝枕借给他人！那时候，亡国奴的羞辱卑下，国破家亡的万般憾恨，惶惶然躲枪避炮的颠沛流离，使爷爷心寒得如结严霜。待到全国解放后华阳出谷，云开天朗，他终因年迈而退休了。大半生的文字生涯，对“子曰诗云”神物样的崇拜，使他发了疯一样要找个“垫背的”。我才八九岁，他就像对待拉磨的老牛一样，要我走他圈定的路，背什么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家诗》。当我被那“紫陌红尘”、“水流花谢”、“怨女征夫”糊弄得不辨上下左右的时候，他却倒背着手，眯眼仰头，光秃秃的大脑袋亮亮地泛红，兀自志满意得地半吟半唱：“兰叶——春——葳蕤，桂花——秋——皎洁。”“采菊——东篱——下，悠然——见——南山。”后来，在一个李花流银、桃花飞火的暮春时节，他把我带到了寥廓寂远的大野。这里，一波波碧绿的麦浪乖孩子打滚样地起伏着，大片大片的油菜花辉煌得宛如炽燃着的油海，一条九曲盘弯的小路东一瞥西一

歪地颠儿到了天尽头，挨住了远天的云，借着云的明暗掩映的纹路，又像向云空伸去了。爷爷要试试我的本事，如同决战前的大将军，将手向下一切，命我赋诗。唐诗宋词背得多了，诌几句顺口溜还是容易的。我头一歪，佯作沉思，很快又正过来：“绿遍山原黄满海，小径如丝天上来。”这两句话一溜出口，他便叫起了“神，神啊！”他那副一本正经的虔诚样儿，既可怜又可笑。由于他的吹捧，父母从此高看了我。既然背诗能受到表扬，吃炒鸡蛋，我何不多背几首呢？却原来，我走上文学生涯的路，序，就从这时开始了。

村子很穷，但乡亲们的精神世界并不匮乏，他们以戏谑、诙谐、笑骂等种种“乐子”与命运抗争，但决不是游戏人间。解放前，有人过大年借钱买纸贴对联，自己编词请人写：“拆东墙补西墙窟窿还在，还旧帐欠新帐帐不清。”这联语对仗，恰切，凄婉，苍凉，不知道被收到哪本集子里没有。解放初那几年，人们虽然得以小有，但不宽绰，有人就在对联上写：“上半年来指土地，下半年来靠副业。”这也是那时候人们谋生手段的真实写照。家乡距河南省近，豫剧很流行，还有什么平调落子，人们奚落它“落子腔，凄凉凉，破锣破鼓破衣裳”，是“说大鼓书的成了精”，专唱《刘二姐拴娃娃》、《秦雪梅吊孝》、《姜太公卖面》那

一类小戏。演唱起来最便当的要数大鼓书，往往是两个瞎子，一个拉琴，一个说唱，彼此看不见，却默契得跟一个人一样，一本《黄天霸》，三天三夜说不完。我最爱听这玩艺儿，往往听到三星沉落，耳朵被我那温柔的小姐姐拧着往家蹭，还不时回过头瞅一眼又唱又舞的老瞎子。

我极爱听俚语小调。一到冬天，庄稼进门了，麦子种上了，大闺女小媳妇就要凑在一块纺棉花。夜里不点灯，可一个个都能把柔长的细棉线准确无误地缠绕到飞旋的铁锭上，决无脱线落锭之虞。小媳妇嘴快脸皮厚，更热烈更大胆，往往以身作则先唱起来。一个唱道：“小小子儿，坐门墩儿，哭哭啼啼想媳妇儿。”又一个唱着问道：“要媳妇干啥？”原先那个接唱道：“点灯——说话儿；吹灯——作伴儿”。一个大闺女停下纺车问：“说，昨天夜里你们说什么了？”“嘻嘻嘻，”那个小媳妇笑开了，“回家问你哥哥去。”原来，问话的是小姑，答话的是亲嫂子。我姑姑唱的《娶依歌》，是那么有板有眼，凄凄凉凉，能叫那些挨了丈夫鞋底的小媳妇扯出两串子老也不断的泪，却不知道又是哪个多嘴的猛然来一句：“还没过门子，就啥都懂啦？”于是，正哭的逗笑了，正笑的岔了气，一个劲地揉胸脯叫娘。时缓时急时重时轻的纺车声，伴着她们的说唱念白，我想，这大概是最古老的戏曲

吧。

我惊叹于乡亲们知道得那么多，好像这一带的盐碱地不长粮食，专门长故事。《封神榜》、《三国演义》几乎人人都能讲一段。他们说起话来很会比喻，形容。浓雾的天气，太阳朦朦胧胧的看不分明，他们说：“太阳是发霉的玉米面饼子，长毛了。”有人办事靠不住，他们说：“谁也别指望用泡沫子量水深。”遇有远行的倦客要求借宿，他们说：“人又不是蜗牛，谁还能背着房子走路！”形容走得快，他们说：“不多不少整十里，脚还没沾地，就到了。”我最佩服的是母亲，冬天大雪封门，冷得身上的血快要变成血豆腐，她燃旺玉米棒子骨取暖，我说：“娘，不冷了。”娘却说：“生火能让屋里不冷，可不能让冬天不来。”她是说人只能部分地改变环境，却不能遏止四时交替，改变客观规律。她或许并没有想这么深，只是随口道来。而我却被惊呆了，至今记得很清楚，就跟刚刚听到一样。

应该说，这些故事，民歌，俚词，警语，就是乡亲们集体写给我的“序”。

不知是什么原因，我爱沉思和忧伤，爱一个人想这看那。西院的大姑出阁了，少了个唱小曲儿的，我惆怅。东邻的老爷爷死了，少了个讲故事的，我惆怅。春秋的晨昏，我能一个人躺在庄稼地

里好久，静静地看星驰云飞，霞起霞落，征鸿去来。我爱看蒲公英的带绒毛的种子是怎样连绵成一天晴雪，看柳絮怎样织成大野的棉被。我忧郁地看河边的垂柳是怎样给暴风雨摧残成披头散发的病姑娘，看顶尖带露的节节草是怎样拂落掉无数个皎洁的月轮。我祈愿每一头耕牛都能驮来一位俊美的七仙女，祈愿每一个老的新的光棍汉都能遇上一位田螺姑娘。我谛听地球深沉的自转声，谛听外星系中的生灵们快乐的呐喊。我隐约闻到了流星与大气层磨擦时发出的焦糊的气味儿，闻到了田鼠忙碌地打洞时发出的汗腥味，渐渐地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我开始把田间的阡陌看成作品的经纬，把地势的起伏看成作品的跌宕，把金黄的麦穗，碧绿的菜蔬，殷红的柿果看成作品的不同色彩，而把往来游走的和风，爽风，疾风，信风，看成贯通于不同作品中的“文气”——这时，我已经开始自己为自己的文学远程作序了。

我常常一个人外出割草，这决不是为着寻到了好草自己独吞，而是因为寂静中更便于驰骋神思。我也常到一些荒坟上砍柴。我不怕神鬼。因为坟里的人有不少我都认识，他们活着的时候给我讲过故事，给予我爱抚。就是他们突然从那些土包包里钻出来，我也不怕。我会请他们继续讲那些没有来得及讲完的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，继续唱那些没有来

得及唱完的民歌小调。而现在，轮到我为他们编故事了。他们都走到了路的尽头，睡在自己圆圆的“跋”里，没有一句话的无字的“跋”。这一个个圆圆的“跋”，整齐地排成一排删节号。下一个“跋”该是谁呢？

星移斗转，天迴地游。我长大了，父母老了，爷爷死了。六十年代初，我沿着村头的小路，走出了我的“序”，走进了广阔而庄严的大世界。既然故乡和亲人把我推上了文学生涯，既然我在这条路上已经有了一个“序”，我就要走下去了。有一种责任感驱使着，不走下去觉得亏心。在诸多的文学式样里，我主要选择了散文。这种文学式样能够更轻灵、更便当、更直接地去写我的故乡，我的乡亲，和我自己的性灵。散文更适合于我的气质。我要写下去，为那些正在创造丰硕未来的人们，为那些渴望看到二十一世纪的人们，也为故乡村野里的那一排排“跋”。我清楚地知道，我自己将也有一个“跋”，这个“跋”只能由自己去写。以后如果人们谈到我，说：“这个人没有羞辱他的家乡，写过一些有益无害的作品”，我就很满足了。

啊，故乡，我的序，我的发端，我深深地、深深地把你记怀，直到我这片落叶归依在你的老根……

落日篇

我曾在泰山极顶伫候朝日的曙色，也曾行驶在江轮上凭吊落日的余晖，还在巴彦高勒的沙原上承受正午的太阳的辉煌的照耀。这时候，我心里总要一阵阵悸动，心屏上也总要淡入儿时酸甜辛辣的记忆。

小时候，家里穷。冬日里更长夜永，风号星寒。父母只能是“日出而作”，却不能做到“日落而息”。晚间，那所又黑又矮的茅屋里，寒气优游，窗纸窸窣，炉火微红。离火炉最近的是我，远些的是姐姐，再远些才是父母。棉油灯照例是不点亮的，摸着黑，父亲掰着玉米棒上的籽粒，母亲摇着纺车的把手，小姐姐搓着棉线，屋子里黑归黑，可大家都不闲着，就连我，也就着火炉的微光抠下麻籽上坚滑的外壳，准备用秫秸的薄皮儿把麻籽仁穿起来，留待于新春的元夜燃亮自家的灯笼。又过

了些年月，小妹占据了离火炉最近的位置，我、姐姐和父母都相次远离了火炉。

那时候，我和小妹都盼着姥姥到我家来。因为只有姥姥来了才要点亮油灯，还要尽量把灯头挑得大些。父亲也通常要换上稍新些的衣褂，他那两只干裂的大手多余似地来回搓着，还没有来由地嘿嘿笑着。每当这个时候，他脸上的皱纹才变浅，变少。有了灯光，姥姥和姐姐便用自己的手在墙上变出“牛头”、“蝴蝶”和“兔儿”来。那灯焰前俯后仰地飘曳，她们的手掌也时时变换着动作，于是，那“牛头”就时长时短，那“蝴蝶”就翩然飞动，那“兔儿”就蹦来跳去。有时候，“牛头”还去拱“兔儿”的尾巴，“蝴蝶”就飞上“牛头”遮住它的眼睛。这时，小屋里就要澎湃起比平素多出许多倍的笑的声浪。屋墙上的这些迷离扑朔的影像，大抵就是我所看到的最早的“电影”了。而姥姥一走，这些“牛头”、“蝴蝶”和“兔儿”也都跟着走了，那面黑乎乎的墙壁又开始隐身于一个又一个长夜。

没有灯光，心理上先自冷了几度。而孩子家偏又极喜火光。这样，我就既喜欢太阳又诅恨太阳。我祈盼太阳长昼般地照临，像只给细丝线拴住了腰的萤火虫，线的一头牵在我的手里，不管虫儿如何游荡，总也飞不出自家的庭院；我诅恨太阳每日都弃

我而去，带走了光明，也带走了欢乐。有年初秋，我曾经奔跑着追赶西坠的落日，一声接一声地呼唤太阳再驻一驻脚，关照一下父母红肿的眼睛。然而，落日竟然像欺侮前房孩子的狠心的后娘，头也不回地走了，遗弃我在一片离家老远的芦苇荡里。

后来，上了学，才知道太阳所以要离开我们，是因为那半个星球上也有人住，那里也有夜里点不起棉油灯的人们，他们也像我们一样期盼着太阳的抚照。

再后来，读书多了，知道了不管地球上有人无人，太阳都要君临大地。它的辉光既是时光之流，也是生命之源。它催生人类，也磨难人类——逼迫人类在改造世界也改造自己的长程中扬弃旧我，自新为新的人类。

我知道，依凭今日的科学技术，人类是可以追上太阳的了，人类再也不必像夸父那样，于追赶落日的途中渴死累死，“弃其杖，化为邓林”了。航天飞机不是在一日夜内多次飞越太阳么？然而，当你追上太阳又该如何呢？当你的速度快于太阳时，那落日先变成午日，再变成朝日，然后没有了太阳，造物反倒归于夜色的苍茫。太阳自己原本无所谓朝与暮的，只是由于人们立身的位置不同，视感也就不同，面对同一个位置上的太阳，就有人叫它朝日，有人叫它午日，有人叫它落日，有人则说正